

改正  
刪定

# 論語

重校

一

				漢書門
一	六			
〇	七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七	六		書
函	〇	九	
二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9
冊數	10	( 3 )
函號	277	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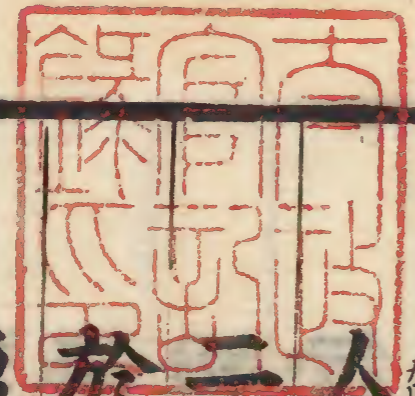
委吏本作

為司職吏畜蕃息

適周問

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織義與我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論語集註序說



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子血五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

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啓。子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

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

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

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

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

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

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一年事適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離由適

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没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

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

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

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二十二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

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攸事路堅白語及荷蕢

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

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

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子血所記本

皆此一語而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

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

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

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東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

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

仕乃叙書傳禮記

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

樂

有謂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

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

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

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  
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  
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  
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  
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  
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  
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也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溫紆問反

溫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

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二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互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

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名。尚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

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

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

善道故以過  
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

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

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承上文而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

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止。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一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功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比。良。比。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二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入之意亦深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十。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道。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太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太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

而不可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

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

之令為孝故語  
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

懿子之子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抑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言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



高下與其所以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

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

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惠。非言之難。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心二反。周。普徧也。比。徧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

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

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

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軌五兮反。大車謂平地作軌音月。載之車軌轅端

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二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躰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

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循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一

十四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之。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殺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須篇名徹。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且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透而歌之。乎。義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主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其如禮樂何哉。言其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木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若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敬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友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簞簋邊豆鬯爵之節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友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

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論語卷一

十一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太射之禮。耦進二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揚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言言一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主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主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

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婿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

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墜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

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遂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

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天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一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餘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曰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有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大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粟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爭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望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

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

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法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

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

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存其名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孫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霸諸侯。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葬。

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入晉，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後，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謂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泰從音縱。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高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

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

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友。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土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勳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論語卷一

十一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及約必濫久樂必窮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

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有而自不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若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頗閱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志於仁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

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

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

仁在己欲人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

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一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

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便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發志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

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

然則其禮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

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

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入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



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

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公旦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非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名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於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